

碑铭、图像、写本——蕃尼古道工作坊综述

徐理

内容摘要：为推进“蕃尼古道”的相关研究，促进中尼双方交流，四川大学牵头举办“蕃尼古道”工作坊。学者们以“碑铭”“图像”“写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了有关“蕃尼古道”的讨论，旨在拓展未来研究思路，促进跨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2019年1月5-6日，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主办的蕃尼古道工作坊——碑铭、图像、写本在成都召开。本次工作坊由四川大学霍巍教授、罗鸿教授，以及牛津大学 Splading 讲席教授、四川大学新聘高端外籍教授阿闍黎·启昼（Diwakar Acharya）共同召集，邀请了国内外相关学者相聚蜀地，以工作坊的形式分享各自的研究成果。

7世纪中叶，中西交通上出现了一条新的国际通道——吐蕃-尼婆罗道，简称“蕃尼古道”，该道自吐蕃逻些（今拉萨）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到达今加德满都谷地，再经尼婆罗首都至天竺，它的开辟对于古代中国与南亚各国之间的政治和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¹。长期以来，学界因限于研究材料或研究视角，关于这条通道的开通时间和地

1 霍巍：《吉隆文物古迹与蕃尼古道上古代中尼文化交流的若干问题》，《西藏研究》，2000（1）：65。

理走向等问题尚存诸多疑点²。近年来,随着中尼边境一系列考古调查工作和相关的学术研究的开展,这条古道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本次工作坊便是在此背景下展开,旨在通过中尼双方学者分享各自的资源,利用史籍文献与考古材料,围绕“蕃尼古道”互相推进开展研讨,拓展未来研究思路,促进跨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霍巍教授作为工作坊召集人之一首先发言。他以《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大唐天竺使之铭〉相关问题》为题,围绕“大唐天竺使之铭”碑以及中尼边境发现的其它考古遗迹,对中尼跨境路线问题展开论述。霍巍教授先回顾了季羨林、范祥雍等学者基于《大唐西域记》、《释迦方志》、《佛祖统记》等文献有关唐代经吐蕃通印度交通路线的研究,再基于烈维(Sylvain Lévi)³、孙修身⁴等学者关于唐代经吐蕃出使印度使节王玄策的相关研究,指出吉隆唐碑发现之前吐蕃至尼婆罗的路线、王玄策出使印度的路线与过程等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

其后霍巍教授依据《大唐天竺使之铭》碑文记载推测,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的时间应当在显庆三年(658年)而非传世文献记载的显庆二年⁵,王玄策使团的活动路线与出山口也可以藉此确定。根据碑文记载与雕刻技法,他指出王玄策出使印度可能携带了专门的画师匠人,唐代流行的许多瑞像也可能是来自王玄策使团的摹写,如日本药师寺“佛足迹石”铭文记载其粉本来自王玄策在中天竺鹿野苑的摹写。最后霍教授根据中亚吉尔吉斯碎叶城等发现的唐代石刻与历史记载,提出王玄策是否曾到过中亚的问题,进而结合王玄策的相关研究⁶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关于唐初僧人玄照自吐蕃前往印度求法的相关记载和研究,讨论了高原丝绸之路的路线问题。

2 相关研究如陈楠:《唐梵新路与西域求法高僧》,《民族史研究》第13辑,2016:3-19;罗勇:《吐蕃时期吉隆(芒域)古道历史文化研究》,西藏大学硕士论文,2015:16-17;林梅村:《试论唐蕃古道》,《藏学学刊》第3辑,2007:127-145;霍巍:《近十年西藏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文物》2000(3):85-95;黄盛璋:《关于古代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62(1):92-108。

3 [法]烈维等著,冯承钧译:《王玄策使印度记》,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24-156。

4 孙修身:《唐初中尼交通四题》,《中国藏学》2000(4):64-74;《唐初中国与尼泊尔王国的交通》,《敦煌研究》1999(1):100-109;《唐敕使王玄策使印度路线再考》,《中国历史地理论》1997(2):87-105;《唐朝杰出外交活动家王玄策史迹研究》,《敦煌研究》1994(3):17-32。

5 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相关问题再探》,《中国藏学》2001(1):40-43。

6 相关研究如冯承钧:《王玄策事辑》,《清华学报》八卷一期,1932:71-100;黄盛璋:《关于古代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62(1):92-108;任乃强、曾文琼:《〈吐蕃传〉地名考释(二)》,《西藏研究》1982(2):80-85;陆庆夫:《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敦煌学辑刊》1984(1):100-109;季羨林:《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问题(上)》,《文献》1988(2):3-19;李宗俊:《唐敕使王玄策使印度事迹新探》,《西域研究》2010(4):11-22;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相关问题再探》,《中国藏学》2001(1):40-43。

阿闍黎·启昼教授发表《尼泊尔西藏交流纵览：贸易、文化交流与王权》一文。启昼教授主要研究 2-9 世纪的离车族⁷碑铭，他首先回顾了尼泊尔和西方学界关于离车族碑铭的研究，指出以往的研究主要依靠一些二手文献，同时尼泊尔的学者在研究中并未使用汉文的一手文献。教授指出目前的研究很有必要将中尼双方的发现进行一些比较，并结合汉文材料来对这一段历史进行印证，这极可能带来一些新的认识。其次教授十分关注中尼之间从早期至清代的交流，他依据一通石碑铭文判定其年代为 207 年（公元 285 年），属于国王阇耶跋摩（Jayavarman）统治时期。随后他以另一块涉及笈多（Gupta）王朝的碑铭分析，提出笈多王朝创立者的母亲来自离车族，与前朝颇有渊源。他指出，早期发现的离车族碑铭较少，到 5 世纪才增多，其内容涉及当时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碑铭中出现的不同语言，虽然主体语言是梵文，但明显能辨别出一些源自汉藏语系的地名和官名，由此可见两地文化交流的痕迹。此外离车族碑铭还记载了一些尼泊尔与印度、喜马拉雅地区的政治联姻情况，展现了当时的政治格局。教授指出 7 世纪松赞干布与尼泊尔赤尊公主的政治联姻，对西藏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赤尊公主带给西藏新的佛教信仰，以及规范藏文的文法，这些都促进了中印文化在喜马拉雅区域密切地交流，在写本、雕塑、碑铭等不同方面均有体现。教授认为虽然上述所讲以碑铭为主，但很多学者在书写尼泊尔历史的时候，其史料来源为写本的跋文，其中一半现存于西藏，这些保存于西藏的写本题跋为研究尼泊尔历史、中尼文化交流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关于贸易通道，教授认为在碑铭记载之前肯定存在。其中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当政治危机发生时，王族第一反应是通过吉隆道前往西藏避难，这条道路虽然难行但确实是捷径。同理，王玄策选择此路，可能是出于快捷的考虑。在 1896 年尼泊尔和英属印度签订购买食盐协议之前，尼泊尔的食盐供应主要来自西藏，尼泊尔通过向西藏输出粮食，换取食盐和其他物资，极有可能就是通过这条道路。

17 世纪以前关于吉隆道和库蒂（Kuti）道的记录颇少，但库蒂道的前段在 14 世纪有据可查，其中留有被称为“西藏之门”的地点。这一带的统治者实力很强并信奉印度教，某一时期还得到过中国的册封。虽然库蒂较吉隆地区而言，属于边远地区，但 14

7 离车（梵 Licchavi、Lecchavi）古代居住于中印度毗舍离城的种族。又作离车毗、犁车毗、栗咭毗、栗咭婆、隶车、律车、利车、犁车、黎昌。意译皮薄、同皮、仙族王、贵族公子、王族公子、边地主、传集国政、传参国事。《善见律毘婆沙》记载有关离车族起源的神话，往昔波罗捺王国之夫人，产一肉胞。以异于常婴故甚以为耻，遂将肉胞投于江中，而为一修行者所拾。经半月，一肉分成二片，又经半月，二片各生五胞，复过半月，一片成男，一片成女。修行者以慈心力故，两手拇指自然出乳，一指饮男，一指饮女。乳入子腹，如清水入摩尼珠，内外明澈。该行者遂名儿为离车子（汉译皮薄）。《大正新修大藏经·律部（三）》卷第二十四，东京：日本东京大藏经刊行会，西元 1998：743。

世纪时存在过一个重要政权，然而当时并没有记载提及库蒂这个地方。当年王族向北逃亡时，可能先到达拉苏瓦（Rasuwa）偏南的一个地方，该地名可以理解为“新宫”、“新都”。这也说明在某些历史时段尼泊尔存在两个政治中心，一个在加德满都附近，一个在北方。北方政治中心有一座七重楼阁的宫殿，汉文文献记载在玄奘之后有人到过此地，并记录光咒王的宫殿就是七重楼阁⁸，同时这一带保留了很多文物遗存。

最后，启昼教授认为尼泊尔的一些民族及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尼泊尔的饮食文化也受到汉藏文化的影响，更有尼泊尔北部的一些王国和部落，在族群文化上也更接近西藏。他指出尼泊尔及克什米尔地区没有著史的传统，现在留存下来的史料，其编撰可能是受汉文化的影响。此外西藏很多唐卡和造像都与尼泊尔有着密切的关联，正如西藏唐卡的早期画派源于尼泊尔，同时西藏地区留存的相当一部分梵文写本也与尼泊尔相关。

启昼教授随后又以《离车族与西藏》为题进行了报告。他以出土碑刻的碑铭，结合后世的记载，指出离车族是从里海地区迁移到印度河流域，后不断南下，于公元3世纪统治尼泊尔。从碑铭等文献记载可知，离车族有许多强大家族，但目前尚不知其具体的君主制度。教授分析大多数时候会有两个家族统治国家，一方是名义上的君主，另一方则是实际的掌权者。虽然两大家族共同统治一国，但双方之间常发生权利斗争，因此王室成员出逃的情况便在所难免。

他认为离车族与西藏之间有深厚渊源，据记载尼泊尔国王携公主逃亡至吐蕃寻求庇护，是出于政治需求将公主嫁与松赞干布。约公元643年，松赞干布出兵助国王夺回王位。国王返尼之际，正值李义表及王玄策率唐朝使团出访⁹，国王帮助使团击退了袭击他们的叛军。另外，唐朝和尼泊尔后世的文献提到尼泊尔曾在一段时间内受吐蕃控制，这种记载可能与当时尼泊尔国王长居吐蕃、借助吐蕃军队夺回王位，并且个人深受吐蕃文化影响有关。教授指出，离车族有回溯自己历史的传统，但是官方史书会有意回避王室混乱的时代。尼泊尔近年出土的许多碑刻等文物，其释读对重构离车族历史有重要意义，同时尚有数量众多的出土文物等待更多学者系统发掘和研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建林研究员通过在尼泊尔博物馆所见的一些碑刻和造像，指出这些材料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他强调《古代尼泊尔》杂志的重要性，指出这本杂志

8 《天中记》载：“七重西域泥婆罗宫中有七重楼，覆铜瓦……”；（明）陈耀文：《天中记》卷十四，上海图书馆，1583：530。

9 《法苑珠林》中记载：“……乃命使人朝散大夫行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副使前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巡抚其国遂至摩诃菩提寺……”；（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三十九，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461。

公布过许多重要的考古报告，其中包含很多碑铭材料，但有些材料是以尼泊尔文发表的，希望日后有学者进行翻译，以便中国学者使用与研究。他还指出目前学者的关注点集中在两个时间阶段，一是公元前后尼泊尔发现的一些洞室墓地、陶器的研究，二是公元1300年以后佛教后弘期佛塔与寺庙的研究，从这些研究都可以观察到尼泊尔与西藏的文化交流。例如，尼泊尔西北部孔雀河流域与西藏普兰县交界处，长期存在着人群流动的路线，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些路线还在被羊群商队使用，在尼泊尔西北部还存在一些藏族居民与藏传佛教寺院。

四川大学熊文彬教授介绍了2017年度吐蕃-尼婆罗道的调查情况。2017年，四川大学联合西藏地区的文物工作人员对吐蕃-尼婆罗道的线路及其支线、沿线文化遗存的分布和保护情况进行了调查，尤其是对与尼泊尔相邻的吉隆县、聂拉木县、定日县和定结县境内的线路和相关遗存进行了重点调查。本次调查的遗迹点数量众多，类型多样，时代从史前一直到现代，这些遗存绝大多数与西藏的交通路线有关。

吉隆道是中国西藏乃至内地与南亚尼泊尔等地区交流互通的主要通道，该通道主辅线并存，错综复杂，实际上是一条辐射性的路网。通过本次调查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可以简要认识吐蕃以来吉隆道的相关情况。熊教授认为，从现存的文物来看，吉隆道至少在吐蕃时期就已经开通，并且成为西藏乃至内地与尼泊尔等南亚国家交流的主要通道。总体来看，吐蕃-尼婆罗道自拉萨向西、向南至吉隆县热索桥出关，大致形成了北、中、南三条中段平行的主线。每条平行主线之间，又形成无数条支线，支线犬牙交错、错综复杂，共同构成了拉萨至吉隆之间的蕃尼古道路网。蕃尼古道沿线存有自石器时代以来丰富的文化遗存，在三条平行主线中，中路尤为丰富。这些遗迹和遗存不仅是各个时期西藏文化重要的代表，更是蕃尼古道在各个不同时期所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见证。

随后熊文彬教授以《吉隆县青嘎石窟3号窟壁画题记释读》为题，介绍了青嘎石窟的现状¹⁰。该石窟位于吉隆县杂龙村杂龙河北岸，石窟正中第三层为3号石窟（暂编）。石窟坐北朝南，平面呈长方形，窟门设于南壁，但南壁除西段部分外，已全部坍塌。除顶部外，东、西、北和南壁西段均有壁画。依据壁画主题、藏文和梵文题记等判定3号窟壁画表现的是诸佛菩萨、上师、护法等佛像，格鲁派和噶举派的风格兼而有之，与上部阿里地区相比，未见坛城和佛传故事的画面，具有勉塘画派风格的特点。题记中提到的格鲁派上师的称谓在特定时代专指班禅喇嘛，很有可能就是1645年首位获此称号的四世班禅。同时，格鲁派上师与布达拉宫达赖喇嘛壁画之间存在相似性，所以年代不晚

10 熊文彬：《西藏吉隆县青嘎石窟寺3号窟壁画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6）：48-56。

于 17 世纪末，壁画可能创作于明末清初之间。综上所述，熊教授认为吉隆县青嘎石窟 3 号窟壁画题材系噶举派和格鲁派等教派的融合，为格鲁派在吉隆县传播的时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他指出壁画明显可见西藏中部艺术风格的痕迹，并且壁画由当地普通僧俗出资绘制，反映出藏传佛教在深厚的民间土壤中发展。

四川大学玉珠措姆副教授的《第五条丝绸之路：地名、叙事与跨喜马拉雅贸易》一文，介绍了一条跨喜马拉雅的通道——芒域 / 吉隆通道的情况。芒域 / 吉隆通道亦被称为“第五条丝绸之路”，它是集贸易、宗教、迁移、婚姻政治及外交为一体的多样性通道。千百年来，不同的人群在此汇聚，不同的文化在此交融。相传松赞干布的尼泊尔王妃赤尊公主于七世纪由该通道前往吐蕃，在芒域贡塘地区的建筑中尼泊尔的风格痕迹非常显著。最早提及芒域 / 吉隆通道的文献是《巴协》，《巴协》中记载桑耶寺建立之际，提及从芒域以及一个从尼泊尔来的工匠。14 世纪成书的《西藏王统记》也记载，莲花生大师经宗喀的北面贡塘拉山（今马拉山）入藏。15 世纪有关第一世桑丁多吉帕姆曲吉准玛的传记中描述了在佩枯湖地区被遗弃的古代定居点。她总结贡塘王国是连接喜马拉雅南北两地的重要地区，大概在 14 世纪，与人群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可能也促进了喜马拉雅地区秘境的开启，正如萨克顶遗址过去是喜马拉雅不同群体汇集的一个集市，藏人、新萨瓦人、夏尔巴人、来伊人、古荣人、达芒人、切蒂人等在此汇集。

西藏自治区博物馆巴桑罗布副研究员的《隐秘的神殿》，介绍了位于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东北方向原第四居民区贡觉林卡西北侧的神殿达措巴里布拉康。据现有资料显示，该拉康始建于 1913 年，在 1956 年遭受特大洪灾墙体冲毁，很快被旧地重建保存至今。历史上其周围均为农田，后修建过不少建筑，又因近年当地政府的城市规划政策而拆除。1981 年，拉康的尼泊尔主人去世，此后由现在的达措家族管理。达措巴里布拉康所在院落大门外有一堵墙，拉康位于院内东北角。院内地面上有石碑 A，正面、背面均有尼泊尔文字。另有一石碑 B，嵌入拉康正对面院墙上，亦书写尼泊尔文，根据初步释读，其与 A 座石碑内容大体一致，但石材的选择、形制更加考究，装饰更加精美。另外，拉康门前树立经幡，每到新年时更换。拉康门楣上有尼泊尔文字，初步判断为 20 世纪初期书写，门前两侧壁面绘四大天王，应为 50 年代重建时所绘。拉康内部铺设木板，中部设置贡台，其两侧饰有狮子，放有林伽、装饰背光石制品、石质莲花串珠纹台等贡物。据拉康主人介绍，绝大部分物品为后期当地尼泊尔人后裔存放。还有一份藏文记录显示，从当地另外两个拉康拿来很多东西放置在里面，并把损坏的物品统一烧毁扔到河里，一部分和宗教无关物品售卖，另发现有尼泊尔文与梵文的各类手抄文献。巴桑罗布副研究员总结该拉康既有印度教也有佛教的因素，是文化交流的例证，对它的保护迫在眉睫。

四川大学杨清凡博士的《sa tsa 与 ce ti—吐蕃时期擦擦的文献与遗存》认为，青藏高原迄今发现的早期擦擦多为 10 世纪以后的遗存，因为资料的缺乏，学界对吐蕃时期擦擦的面貌一直难以有较清楚认识。她首先对吐蕃时期古藏文文献中所见相关语词（Ice ti 与 sa-tsha）及内容进行了考证，如英藏敦煌藏文文献 IOL Tib J 435 号、拉孜查木钦石碑、巴基斯坦斯卡杜石碑、《旁塘目录》与《韦协》等，认为吐蕃时期在敦煌和西藏本土都已经开始制作擦擦。

杨博士对早期擦擦遗存进行了梳理，包括青海都兰县吐蕃墓、青海乌兰县大南湾遗址与西藏那曲察秀塘祭祀遗址出土擦擦，谈及这些与苯教以及于阗出土擦擦的关系。她总结吐蕃时期擦擦应有小型佛塔（Ice ti）与脱模泥板（sa tsha）两种类型，其既有作为对佛的法身供奉、佛教圣地朝圣纪念物的功能，也在祭祀、丧葬仪式中使用，即包含着苯教与密教两种因素。擦擦最早产生于印度无疑，可能经克什米尔、斯瓦特、于阗来到敦煌而影响到西藏，也可能经蕃尼道来到西藏，该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牛津大学傅翀博士的《尼泊尔所见 15 世纪梵语写本“Tantrākhyāna”与律藏所集故事的渊源略释》，集中于尼泊尔的 15 世纪梵文贝叶经写本的研究。此写本共 30 余页，正反面完整，共 47 个故事，根据其跋可知是书写者出于自己的目的而抄写的。该写本现保存于剑桥大学图书馆，最早由 Cecil Bendall 发现并做了初步研究，认为其与印度古代故事集《五卷书》¹¹（Pañcatantra）有关，在此基础上关注了它与佛教律藏及譬喻经传统的关系。通过将该写本和其他各年代的属于 Pañcatantra 系统的故事集以及佛教来源做了比较，傅翀博士认为写本年代虽然较晚，但内容非常古老，及所集故事与律藏及本生经亲缘性大过其与譬喻经的关系，呈现出比较清晰的文体界限，该写本还具有无框架，情节梗概和口头性的文学特点。傅翀指出，明末清初广东以持律严谨的弘赞法师编了一部名为《六道集》的戒律故事集，其中出现了 3 个故事和写本中故事的顺序是一样的，在其他地方没有发现这种现象，这暗示在律宗内部可能有源于说一切有部譬喻师传统的文脉延续，但目前还没有发现弘赞法师的文本依据。

除研讨发言外，阿闍黎·启昼教授还对巴桑罗布副研究员与杨清凡博士发现的几处尼泊尔文碑铭及写本仪轨手册进行释读与讨论，对其内容进行了考订梳理，并对其所反映的历史背景进行了分析。

启昼教授释读的第一铺碑刻，也是文字最多、信息量最大的一铺。上面记载了寺庙维修的日期为尼泊尔历 1033 年，即公元 1913 年（尼历年份加上 880 为公历年份）。上

11 季羨林：《论〈五卷书〉》，《国外文学》1981（2）：2-12。

面记载了众多捐款者的名字，从其姓氏可以看出有佛教徒，也有部分匠人，日喀则地区的一些商人家族在此次维修寺庙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铺碑铭的开头具有印度教色彩，而结尾带有佛教色彩。此外有一铺正对大殿的石碑，对当时买地的情况进行了记录，具有标界的作用。内容中注明具体日期，但出现了一位尼泊尔王的名字，据此可以反推出时间。这铺碑与第一铺碑中所记录的出资数目不一致，但人数一致。除此之外，教授还对一件画跋、一件金属碟子上的尼泊尔文进行了释读，其所载日期分别为尼历 1013 年（公元 1893 年）与尼历 975 年（公元 1855 年）。至于写本与仪轨手册，大部分是无纪年的。巴桑罗布副研究员提出，这批新材料的发现，对研究尼泊尔与西藏尤其是日喀则地区的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同时应注意不能完全从经书判断寺院历史，应结合其他材料综合考虑。霍巍教授则对尼泊尔与日喀则地区之间的交流通道进行了推测，认为可能与吉隆古道有关，但仍需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对巴桑罗布展示的尼泊尔文碑铭进行研讨后，启昼教授还帮助解读了杨清凡博士 2017 年在吉隆地区调查所发现的几处钟铭与拓片。杨博士首先介绍了在查嘎尔达索发现的悬在藏经室中的铜钟，展示了三张这件铜钟不同角度的清晰图片，根据铜钟纹饰和镌刻的铭文，她推测可能与印度教有关。除此之外，在强准寺的一处门楣上发现有一行尼泊尔文，启昼教授大致解读了铭文内容，认为铭文刻写时间为 1247 年，应是目前西藏地区发现最早的尼泊尔铭文，其中提及了来自尼泊尔的僧团。最后杨博士展示日松贡布摩崖文字拓片，拓片上的文字既有梵文也有藏文。启昼教授根据梵文字体风格判断约为 10—12 世纪，藏文字体风格与梵文年代接近。通过此次讨论，在启昼教授的帮助下，对 2017 年调查所发现的很多尼泊尔文铭文进行了释读，在此基础上，对调查所得材料将来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北京大学王邦维教授以《唐初的中尼交通：资料的再审视》¹²指出，在研究蕃尼古道时，应当认识到在有文献记载之前，古道就已经存在。王教授提及蕃尼古道在不同时段研究的侧重：唐代之前的材料应注意思考如何将传说的线索与考古实证串接起来；唐代应注意这一时段新出现的文献和碑铭材料；唐以后至明清则应处理和理解多种来源的文字与考古材料。王教授认为自有人类以来，族群之间生产技术、物资交换、宗教文化的交流，是多向度、多方位、多层次的。

王教授进一步分析，在研究唐初的蕃尼古道时，应当注意东亚、南亚、中亚当时各方面的形势，尤其是包括吐蕃的兴起、唐政权的政治及外交活动、汉地求法僧西行求法

12 该文将正式刊发于《藏学学刊》第 21 辑。

运动路线的变化等重要背景。同时需要关注蕃尼古道文献记载的时间层次和来源，以及最新考古发现。王教授提到，有关蕃尼古道的《释迦方志》、《法苑珠林》、《中天竺行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大唐西域记》等文献材料早已有学者关注和引用，但很多问题仍然存在，仍可以进一步研究。他特别强调，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求法僧人与外交使节、商人的关系，当时僧人求法的路线实际上也是商路。

本次工作坊围绕“碑铭”“图像”“文本”三方面，各学者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并进行热烈的讨论，学术氛围极为浓厚。工作坊最后由霍巍教授进行总结发言，他简要总结了工作坊期间各位学者发言的主要内容，并指出关于中尼双方文化交流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当前国内有充足的研究资源，应重新审视过去的研究与发现，多学科、多方位对蕃尼古道进行深入研究。

本次工作坊各位专家学者无论是基于涉及“蕃尼古道”的高僧传、方志等，还是从“蕃尼古道”上存在的反映不同时期中尼交流的文物类型来看，中尼在不同时期的交往互动情况有所不同。但早在吐蕃王朝成立之前，青藏高原各民族就已经与尼泊尔有文化上的交流往来，其中尤其是西藏吉隆、聂拉木等地，受到不同文化影响的痕迹显得更为突出。“蕃尼古道”上存在的古代遗存呈现出多样的文化属性，既有西藏本地的文化因素，同时还有来自南亚尼泊尔的文化因素和来自中国内地的文化因素，这说明该通道不仅是西藏与南亚的文化通道，也是中国内地与南亚交流的重要通道。从“蕃尼古道”上体现中尼交流的遗存的时代来看，该通道至少在吐蕃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可能已经是西藏与南亚交往的主道。在这之后，这条道路一直延续使用直到现代。

“蕃尼古道”既有主要的干线，也包括了若干重要的支线，实际上已形成一个交通网络。在历史上所发挥的并非单一性功能，它在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复合性的功能。随着吐蕃王朝势力不断地扩张，朝外向型的不同方向的国际路线也不断开通。“蕃尼古道”作为由青藏高原通往南亚的一条国际通道，与“高原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联。它发挥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的作用，吐蕃王朝时期来自南亚、中亚、西亚的诸多物质文明和宗教文明，不仅都传入和影响到吐蕃本土，而且吐蕃文化也通过高原丝绸之路向外传播¹³。高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正如陈翰笙先生所言“唐代菠菜来南国，清代金鱼入比邻”¹⁴，这些都是在青藏高原上的来往互动。通过“高原丝绸之路”，高原各族人民与祖国内地、邻邦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

13 霍巍：《“高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意义》，《社会科学家》2017（11）：19-24。

14 陈翰笙：《古代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公元第五至十七世纪》，《历史研究》1961（1）：109。

中尼自古就是兄弟邻邦，两国之间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有悠久的历史。“蕃尼古道”作为中尼交往互动的重要依托，本次工作坊突破以国界为学术研究的界限，将推动中尼文化交流在此道上的新发展。

◆ 徐理 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